

思 形 事 理

思 形 事 實

深 一 層 思 慮

萬 一 層 思 慮

# 中 典 周 刊

張 文 伯 主 編

國 大 召 開 前 的 時 局  
 國 共 談 判 的 前 途  
 世 界 和 平 的 危 機  
 今 日 之 土 耳 其  
 日 本 投 降 秘 史  
 台 灣 歸 來  
 康 熙 帝 傳 (名 著 連 載)

第 四 十 三 期

第 八 卷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一 月 七 日 出 版

# 社論 國大召開前的時局

國民大會即將召開，而軍事三人小組，政治五人小組，憲草籌備委員會，及政協綜合小組還沒有舉行，有關黨派問題的一切準備，還沒有進行與成就。政府總希望共產黨代表能參加大會，各黨派代表能參加大會，共同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因此希望大家提出他們應出的代表名單。所以有關黨派問題的準備，成了舉國矚目的事項。

這不說，有關黨派問題的準備如不完全，國民大會就不能開會，中華民國憲法就不能制頒。不，不是的。國民大會是可以如期開會的。中華民國憲法是可以制頒的。不過政府願意共產黨參加大會，更願意國民大會在全國和諧的空氣之下進行，所以政府集中心志，務求有關黨派問題的準備能夠完成，特別是共產黨能提出代表名單，同時贊成政府停止軍事衝突的辦法。

要說得更詳細一點，我們分爲下面六項來解釋眼前的幾個問題：

(一)所謂「一黨國大」之說是不正確的。今天召集國民大會者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並不是國民黨。並且，已發表及正發表的名單上的國大代表，決不是國民黨一黨的黨員。國民黨之外的人士當選代表者，不在少數。記得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會時，討論到這個問題時，錢新之先生就曾說過，他不是國民黨員，他却是國大代表。錢先生不過是許多非國民黨的國大代表之一例。事實如此，即令共產黨不參加國大，也不應說國民大會是「一黨國大」。

(二)在法律上，國民大會全體代表有過半數

報到，就可開會。因之，共產黨不提交代表名單，並不能妨礙大會的開會和進行。今天政府希望共產黨提出名單，乃是基於政治的觀點，不是基於法律的觀點。事實的說，共產黨不參加國大，並不使國民大會爲非法。相反的，他們不參加國大，只是使他們自己的黨不能取得合法的地位，不能取得對於憲法的合法的發言權。

(三)共產黨如願提出他們應出的代表名單，應該提交召集國民大會的國民政府。我們明白指出：改組前的國民政府與改組後的國民政府，在法律上乃是同一國民政府。簡單的說，這是根據約法而成立的國民政府，也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因此，國府委員會何時改組，乃是事實問題。這一事實問題對於國民政府的法統，毫無變更。

(四)退一步說，即令共產黨目無法，他們決不應自無和平建國綱領。依據和平建國綱領，各黨派共同約定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從事和平建設。假如事實上國府委員會來不及在國民大會開會之前改組，而共產黨又不願向國民政府提出代表名單，他們儘可向蔣主席提出代表名單。

(五)國府委員會與行政院能否同時改組，更是一個事實問題。倘如來不及，兩者均可在國大開會以前改組。倘如來不及，國府委員會先行改組，行政院隨後再行改組，這是一個用不着爭執的問題，尤其是一個不必作爲妨礙國民大會開會的問題。

我們很老實的說一句話：今天世界客觀形勢不

容許共產黨自行召集所謂「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所謂「全國解放政權」。他們惟有參加國民政府召開的國民大會。事既如此，我們奉勸他們痛痛快快的提出國大代表名單，不必再玩什麼延宕策略。

(六)至梁漱溟氏建議舉行三方面人士綜合談話這一事，我們却疑慮其對於大局有害而無益。因爲軍事問題，必經馬歇爾將軍主持的三人小組討論，始可收解決的實效。軍事問題的商談，以軍隊國家化爲最後目標。爲了達到這一目標，第一步是停止衝突，第二步是駐軍地區的劃定，第三步是實施統編方案。從軍事衝突的調處，到統編軍隊的監督，依據一月以來的協議，馬歇爾將軍及調處執行部的任務，是政府與中共兩方同所尊重的。軍事三人小組乃是調處與監督最高的會議。如若抹煞這個會議，必使調處與統編皆落空談。

政治問題，必經綜合小組討論。但在綜合小組開會之前，共產黨必須同意政府所提的八項原則，否則綜合小組雖開會亦必苦于沒有底案可資討論的根據。綜合會談不過是綜合小組的變形，同樣無法進行沒有底案的討論。倘如遽然舉行這種會議，反而徒生延宕時間的結果。

所以要解決問題，只有舉行三人小組，五人小組，及憲草籌備委員會，得到初步協議，再開綜合小組。即令再求迅速，也須共產黨提出參加國民大會及同意停戰的保證，綜合小組纔有頭緒可尋。蔣主席所提八項原則就是討論一切問題的底案。共產黨如能接受這個底案，各項小組進行必將迅速。即令再求簡單，也須共產黨提出上述的保證，綜合小組纔有著落可尋。

# 國內外

## 一周間

劉光炎

### 國共談判的前瞻

國共談判近情，外間不大明瞭。周恩來等此次來京，本因共黨軍事失敗，其高提身價之伎倆，已無所施其技，心虛氣餒才纓被來京。主席之去台，是因為適值台灣光復紀念（十月二十五日），主席將以此行，鼓舞台胞情緒。周恩來等，無聊之極，竟由其外國發言，謂主席於此時去台，適足表示其對談判毫無誠意，其可笑孰甚。

吾人對於共黨的心思，實難懸揣。十七日共黨發表的「對時局聲明」，這一聲明中，除了主張「承認恢復一月十三日國共雙方軍事位置，為一切軍事商談的準備，承認實行政協一切決議為一切政治商談的準則」之外，其餘文字，完全是毫無禮貌的妄自尊大，驕恣的挑戰書，簡直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字不帶到大藥氣味。

現在不是在喊宣佈休戰嗎？這口號共黨喊得最起勁，但共黨對於這一條信守得何如？不要說共黨代表關天在空持荒謬的言論，新華日報乃至解放日報，更是荒乎其唐。二十四日解放報的社評，對元首可謂極盡嘲諷之能事。

在這裏，我們可以顯明看出共黨的最近趨向。第一，在談判方面，最近它必表示讓步，使談判可以不以不致決裂到底。因為它在軍事上無出路，利於拖，不利於決裂。第二，這次談判，縱然可以解決幾個問題，但決不能解決真正問題，原因是：共黨已經決定：「不與國民黨解決任何問題」。它的目的只是「拖」。第三，國民黨「拖」，把國民政府拖倒。

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共黨的前途：第一，它必定從事長期戰爭。周恩來大言說要打到十五年內戰，其目的在配合其國統的三個月五年計劃，第二，它將改換其戰術。不過自從它決定打主力戰以來，一切後方訓練等等準備，都改朝主力戰陣地戰方向走，一時改行來打主力戰，還不是容易事。看情形，它還要打幾個主力戰，再跑上山去當流寇。

第三。它的流竄政策決不能搞得好，拖得久。因為，如果我們組織一堅強，它在農村便無立足點。而山林之中，大兵團是無法存在的。

在這幾方面，看出共黨已日落西山。現在問題關鍵所在，不是如何改變共黨，而是如何把我們自己搞得更好。

### 我對國際政策之正論

聯合國大會開會聲中，否決權問題引起爭辯。我國首席代表顧維鈞氏，於大會發表演說，申明我對否決權的立場，他提出的重要論點有十：（一）否決權之運用，原由若干特殊環境及謀求各常任理事之團結而產生。一致行動之原則，仍為促使此一世界機構之成功所必需。（二）安理會中自由率直之辯論，足以證明安理會之實施公關外交，及遵守「公開之條約，須公開成立」之原則。（三）經濟及社會方面之根本合作，為謀取和平之要道，而全球各地人民生活之改良，便為世界安全之關鍵。（四）中國政府深感憲章第十三條之實現極為重要，該條係關於國際法之繼續發展及編纂，蓋中國之政策

素為促進國際間之法治者。（五）杜魯門總統於聯合國大會的演辭中所強調者，為紐倫堡法庭所採用之原則，凡計劃發動或從事侵略戰爭，即為違反人道之罪行。此種罪犯，不論其為個人或國家，俱須交國際法庭審判，此項即則為締造和平之一大貢獻。（六）中國政府贊成批准真正合格之新會員國入會，希望聯合國能迅速成為一遍及全球之組織。此種遍及全球思想，即為吾人之最高目標。（七）中國希望託管理事會能早日成立，因聯合國乃全球億萬非自主民族之希望所寄，彼等均仰望聯合國實現彼等獨立或自主之願望。（八）中國希望軍事參謀團工作能有迅速之進展，俾安理會得有效履行其和平保衛者之任務。（九）原子能委員會工作之完成與否，繫於祛除戰後世界各國間疑懼及不信任一項重大問題之是否獲解決。中國望該委員會將儘速獲致關於其工作各方面之協議，並將盡力協助促成此項協議。（十）吾人必循適時途徑努力與歐洲及遠東之敵國重建和平狀況，惟有在所有和平條約完成後，世界始能安定，以集中全力，注意復興問題。

此外顧氏又謂安理會之過去各種活動稱：自  
理會產生以後，十個月以來，已處理甚多問題，  
此種問題，或為戰爭後所必然發生者，此種問題俱  
在安理會中自由而率直之辯論，有時此種辯論雖  
不能稱苛虐，亦已可稱為激烈矣。各項論據及事實  
，均徹底研究，凡此種種，俱足示安理會辯論之民  
主性，其給予全球人民之印象，不僅為負有維持世  
界和平及完全責任之最高政治裁判所而已，且亦可  
是安理會之實施公開發交，及遵守「公開之條約  
，須公開成立」之原則。中國政府已藉其安理會代  
表促進各項協議，且對各項問題之獲得具體結果，  
亦甚有貢獻。」

顧氏為有名之政治家，在大會中資格最老，大  
會中出席凡爾賽和會者，只史末資與顧氏二人，顧  
氏此言，實足領袖輩倫尤足昭示世界以中國之精神  
。

溯自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中國對國際之貢獻  
，其偉大實非言語所能形容。一般淺見之徒，以為  
中國國勢微弱，在國際間初無重要之地位，彼等實  
忽視下列數點：(一)今日之世界為美蘇角逐之世  
界，而中國實為美蘇之橋樑。(二)今日世界平衡  
之局面，甚為危殆，中國確居舉足重輕之勢。(三)  
中國不能在積極上多所建樹，但在消極上，則  
發生重大影響。中國如對國際事件採不合作態度，  
其嚴重之後果，必難想象。吾人須知即以南斯拉夫  
一小國，其對和會不合作之聲明，亦引起一番波瀾  
。(四)現時所表現於國際者，為逐利第一。中國  
在大戰中，犧牲獨多，而在和會中以至各國國際會議  
，中國之取償最少。中國不但對國際合作不取消極  
態度，抑且事事積極，完全由大我福利着想。此種

偉大處確可在精神上發生鼓舞作用。  
綜上諸因，我們對顧氏此一演詞，應不以等閒  
視之。

### 史達林之美蘇關係論

合業社經理白里，向史達林氏提出問題多種頃  
已得史氏俄文答復，轉錄如下：(按：白里係於十  
二月二十一日以電報方式將其問題拍致史達林，而  
史達林則於其答復之序言中謂：係於十月二十三日  
收到其問題。)

問：美國務卿貝爾納斯二十五日廣播中，謂美  
蘇間之緊張關係已形增加，閣下以為然否？  
答：否。  
問：如上述漸趨緊張之關係確屬存在，閣下能  
指出其原因否？又：何者為使其消除之主要方法？  
答：余對上一問題既已作答，此一問題乃屬多餘  
者。

問：閣下是否認為目前之談判，將獲致和約之  
締結，而能於反法西斯戰爭中會為盟友之各民族間  
，建立友好之關係。又：渠等是否能在前軸心國家方  
面，消除戰爭爆發之危機？  
答：余希望如此。  
問：反之，何者為建立大戰中會為盟友之各國  
間相互友好關係之基本障礙？  
答：余對上一問題既已作答，則此問題乃屬多  
餘者。  
問：蘇聯對南斯拉夫不簽署義大利和約上之決  
定反響如何？  
答：南斯拉夫有其不能滿意之理由。  
問：就閣下之意見，何者為目前全世界和平最

嚴重之威脅。  
答：此即以邱吉爾為首之新戰爭之煽動者及英  
美兩國與彼想法相同之人。  
問：如此一威脅一旦發生，則世界各民族應採  
何種步驟，以避免新戰爭？  
答：必須揭去彼新戰爭煽動者之假面具，並加  
以抑制。

問：聯合國組織是否為各小國完整之保證？  
答：至今仍屬難說。  
問：閣下是否認為德國四佔領區應於最近期內  
就經濟方面實行共同管理，俾使德國恢復為一和平  
之經濟單位，而減輕四強佔領之負擔？  
答：不但經濟而已，且必須重建德國政治之統  
一。

問：閣下是否感覺此時能成立一種總行政機構  
，交德國人民自行治理，而由盟國予以管制，俾外  
長會議能草擬對德和約？  
答：然，余以為然。  
問：閣下對本年夏季以後，德國各地舉行之選  
舉是否感覺信任，德國在政治上是否已遵循民主途  
徑發展，而俾其將來有成為一和平國家之希望？  
答：余暫時尚不能確定。

問：閣下是否亦如若干方面之建設，感覺前經  
准許之德國工業水準應予提高，俾使德國更能充分  
自給自足？  
答：然，余有此感。  
問：在目前四強之方案以外，如何阻止德國重  
新成為世界之軍事威脅？  
答：必須實際消除德國國內法西斯主義之殘餘  
，並使其徹底民主化。

問：德國人民應否准其再建工業與商務，如能自給自足？

答：然，應准其如此。

問：照閣下之意見，波茨坦協定條款是否已經遵守？如否，即需要何者以促使波茨坦宣言發生效力？

答：條款並未經常遵守，尤以德國之民主化爲最。

問：閣下是否決權在四強外長會議及聯合國安理會之討論中，是否已使用過度？

答：否，余並不有此感覺。

問：克里姆林宮方面感覺對德國次要戰犯搜索及審判，應至何種程度？又克里姆林宮是否已覺維倫堡之決定，已爲此種行動造成堅強之基礎？

答：對此事，嚴佳。

問：蘇聯對波蘭西部之疆界，是否認爲永久疆界？

答：然，蘇聯以爲如此。

問：蘇聯對美國駐軍希臘，以爲如何？蘇聯其認英國應供給希臘現政府以更多武器乎？

答：非必要。

問：蘇聯在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及奧地利駐軍若干？將駐留多久？閣下是否感覺爲保持和平，此等軍隊必須保持？

答：在西方蘇聯駐軍地爲德、奧、匈、保及波蘭等國，蘇聯目前共有軍隊六十師（備槍械並已武裝者），大部分均有充分之力量。南斯拉夫並無蘇聯軍隊，最高蘇維埃主席關於本年十月二十二日所頒佈關於最後數級軍隊之命令，將於兩月內完成，則蘇聯尚有四十師軍隊留在上述各國。

問：蘇聯政府對美國軍隊滯留地中海之態度如何？

何？

答：冷淡。

由上舉問答，吾人之感想，以喜以憂。所以喜者，史達林明白承認美蘇關係並不緊張。此與吾人想法亦相同。美蘇兩國，實無爾詐我虞之必要。所以憂者，即由史氏之答詞中，吾人可以充分了解其孤憤之心情。蓋史氏始終以爲係天下人負彼，彼乃遺世獨立，顧影自憐者。故彼於「否決權是否過度使用」一問，以「否」爲答。

吾人始終認爲過份之疑慮，爲造成隔閡之主因。蘇聯與他國合作所以不能盡情，即由蘇聯過多之疑慮。如蘇聯之意，似非他國盡採行蘇聯制度，受共黨之指揮與紅軍之控制，不能謂爲安全。殊不知「平等合作」，始爲國際合作之極則。似蘇聯印象中之安全，必強他人於奴役之地位，仍不能持久可靠。動盪安危，繫於一念。謹以此點，供史氏進一步之參考。

### 蔣主席台灣之行

蔣主席的巡訪台灣，不但予台胞以無上之鼓舞，即吾人亦逾格欣慰。台灣爲國際重地，而台灣之防禦，不在於有形之國防，而在於精神之國防。六百三十萬台胞衷心之內向，爲台灣最可靠之國防。

主席此去於此種精神國防的創立，實大有裨補也。主席此行，發表視察觀感，略謂：中正此次來台，看到台灣復員工作，已經完成百分之八十，衷心甚爲欣慰，尤其交通與水電事業，皆可說已恢復到戰前日本時代的標準，因此一般經濟事業，亦能迅速恢復，人民都能安居樂業，以台灣的交通經濟，以及人民生活情形，與內地尤其是東北華北

比較，其優裕程度，實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今日檢討台灣復員工作的成就之時，對於

我們盟邦美國於戰事初停之際，即協助我國辦理遣送五十萬日本僑俘，使台灣的日本俘虜，在短時期之內能夠遣送完竣，使社會秩序得能迅速恢復，此種完全出諸純潔之友誼的協助，實在令我們感佩，台灣的教育，已經遍及，社會基礎亦頗健全，今後的工作，一方面應該加強人民的民族意識及國家觀念，一方面應該提高人民的文化與生活水準，過去台灣在日本統治時代，教育雖稍普及，但日本向來不使台人上進，作各種高深學問的研究，其在台灣所推行的各種政治經濟設施，莫不是以統治殖民地的辦法來治理台灣，今後台省政府施政方針，首應注重民意，培養民氣，而教育方面，尤須注重互助與自動的精神，使學術思想自由發展，尤其要發揚民族固有的德性，使今後台胞個人知道團結與合作的重要，并使之能有自覺自主的品能，成爲建國的幹部人才，希望各位在輿論界的立場，協助政府領導人民，努力建設，則三年五年之後，台灣必可成爲模範的省份。

去年外人對台灣的觀察，以爲：「經過這樣重大的轟炸與毀損的程度，我們政府無能，決不能恢復從前日人時代的原狀，甚至公開批評我們政府接收台灣六個月以後交通水電等事業就要中斷，無法維持，但今日事實證明，我們在這一年之中，復員期間恢復交通與水利等重要工作，並無借助於外人，而各種事業，不但沒有中斷，反而日有進步，足見國人具有建設能力，此一事實誠值得我們重視。今天臨行匆促，不克多作討論，希望各位寄語台灣全體同胞共同努力，來建設三民主義（下接封底）

# ·界·世·新·的·中·築·建

## 機危的平和界世

樣叔汪

我們對於世界的期望，到底是什麼？今天人類當中，對於這個問題，十之八九都是毫無答覆的準備。這，就是當前世界一切危機中最大的危機。

拿往事來說，正義陣

線的中、美、英、蘇、法各國，為什麼能對德、義、日等暴力主義者獲勝？簡潔的說，就是因為他們具有非常具體而明確的戰爭目的。中國抗戰，是爲了前雪六十年來的國恥，爲了收復自甲午之戰以來的一切失地，也爲了趕走

日本帝國主義者於亞洲大陸。在這些明確目標下，生聚工夫雖然十年還不足，但教訓的工夫，前前後後，却不止十年。於是一

朝對日戰起，不獨中國內部一切弱點沒有造成牠失敗的局面，而正相反，抗戰反消弭了內部的許多爭執，堅持到底，一直血戰了八年。英、法作戰目的，簡單說來，也是非常明顯與固定：第一，爲了保

持一九一九年國際聯盟成立後，歐洲的一切現狀，第二，爲了擊潰納粹與法西斯政權。英、法當局們宣稱，奧國、捷克、阿爾

巴尼亞，波蘭等國領土與主權一天不恢復原狀，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政府一天不在德、義絕跡的話，那末，英、法的戰鬥就要繼續一天。美國戰爭的目的，在一般美國人心中，也是非常具體與明定：政治上，美國必須挽救世界民主政治，戰略上，在西方，必須保障英國的存在，在東方必須堅持

中國的獨立與生存，羅斯福說過，美國國防的最前線，西方是萊茵河，東方則是中國。蘇聯戰爭的目的，也很明定：爲了自身的存在，牠必須擊潰社會主義最大對頭的法西斯。

因爲牠們戰爭目的，是這樣具體與明定的關係，所以，牠們結集起來，先後經過了八年的大戰，牠們終於得到了最後的勝利，完成了神聖的戰爭。

但戰爭的獲勝，必須要徹底與迅速，而勝利的成果，也必須要適當地加以保持。於是，中、美、英、蘇的領袖們就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了戰後的和平問題。

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正義陣線的二十六個國家第一次在華盛頓舉行結集，簽定了神聖的共同宣言。一方面，牠們決定了迅速與徹底擊潰敵人的最高戰略，而同時，又畫出了一個大致的輪廓，指出了未來和平的目標。而作爲戰爭與和平的最高機構，羅斯福就創出「聯合國」這個名詞。

在「聯合國」這一號召下，人類和平的目標，是非常簡明與具體的，這就是：實現大西洋憲章，保障人身自由權利，保障信仰自由權利，達到不虞匱乏，及無愛戰爭。踏着這些路線走去，一步一步地，人類就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在舊金山從事空前的

大集會，完成了世界大憲章。

這一切，令我們分明地看出，人類之所以能夠獲得戰爭與和平方面的最後勝利，完全因爲牠們在兩方面都具有具體而又明確的目標。

但去年倫敦四外長會議後，理想世界不再聽見人提起了，大西洋憲章不再聽見提起了，同時，執政的各國當局，似乎已經忘記了足以約束他們行爲的世界大憲章。於是，一年以來，隨着人類主觀上對於世界目標認識的逐漸模糊與晦澀，比例着，世界的客觀形勢，也就日見險惡起來。

很顯然，蘇聯的對外擴張「鐵幕」，美國的奪取海外軍事基地及保有原子彈秘密，英國對帝國傳統的迷戀，這一切，都與人類世界理想不相符合。但總結就在這裏：當牠們進行這一切的時候，牠們早已忘記了共同的世界目的，而斤斤計較的，却僅僅是牠們本身的狹隘利益與安全。

循着這些路線走去，理想世界當然無法建立，但尤其要緊的，牠們所斤斤計較的本身安全，也決無保證的可能。沒有明確而具體的世界目標，理想世界當然無法建立；反過來，聽任目前形勢盲目發展下去，其最後，一定是混亂與大毀滅的到來。

但一提到重建世界的各國共同目標，則又是談何容易！堵面而起的最大障礙，就是列強各國之間，根本還很難找出共同的出發點。以意、形態的歧異來說，英、美與蘇聯間對於各種事物的定義和看法，就完全不同。

比如，任何人都在說，我們戰後世界的最大目標，是在於建立民主的世界。但什麼是「民主」呢？依英、美等西方各國的傳統看法，大概不出林肯總統所謂「爲民所治，爲民所有，爲民所享」的

來。

來。

來。

來。

來。

範圍。一提到在政治上民主原則的表現，他們立刻就想到英國的巴力門，想不到不記名的普選，想到多黨政治，等等；凡是反對或壓制這一切，就毫無疑義的，這是反動的勢力。但蘇聯方面的看法，就不同了，蘇聯是以馬克斯唯物史觀為立國根基的。按照唯物論的說法，自古至今，人類社會根本是「階級」的社會，所以，全部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因此在今天以前，就無所謂「全民政治」。

不過全民政治却是可能的，牠的實現，一定在無階級分野社會出現的時候。那末，所謂無階級的社會，怎樣方可以達到呢？馬克斯、列寧等人的看法，則是透過無階級的獨裁。這樣，在英、美人士眼中看來，蘇聯當前無階級專政及無階級分野社會造成的一切努力，實際上，是開倒車的反動政體，因為在牠統治下，絲毫沒有什麼自由或平等可言。但同時，在蘇聯的眼光中，英、美的所謂「民主」，却實在是資產階級的御用工具，在任何階級性的社會裏，一切自由平等，都是空話，唯一不可動搖的基本事實，就是資產階級與統治階級的把持一切。

那末，要想使英、美接受蘇聯的立場，或長便蘇聯同意英、美的觀和看法，都是很困難的。在這裏，可以舉出一個故事，來具體說明牠們兩方面看法的歧異。不久以前，有一個蘇聯駐在美國的記者，企圖與美國記者們找出對於「民主」這一名詞為方面。可接受的定義。但試來試去，失敗了，最後他祇好說：「所謂民主也者，大概就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與這相類的，還有另一個故事。這就是當一個蘇聯代表初到美國，被美國記者

詢問什麼是「法西斯國家」時，他想了半天，方想出一個答案：「所謂法西斯也者，大概就是懷恨蘇聯的國家。」

這一類的故事，當然，也許不免有點誇大，但由這裏，我們就不難知道，蘇聯之拚命擴充勢力，而自認却是為「民主」而努力；同時，當英、美方面一切批評及反對蘇聯的意見一提出時，牠立刻就稱為「法西斯」。這些，都足為怪。而國貝文外相說得好：「蘇聯自認是世界唯一的民主國，此外各國不是赤裸裸的法西斯，就是改頭換面的法西斯。」

因為社會制度及生活氛圍的不同，因為意識形態及看法歧異的關係，所以，在蘇聯的眼光裏，充滿了對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懷疑和猜忌；但從另一面看，有許多蘇聯自認為高明和獨到的處所，照英、美眼光看來，却也是非常幼稚或不可解的。

比如，蘇聯內政上的排除異己，以及幾乎定期的肅清運動，無論如何，英、美是絕對無法了解，絕對無法同情的。托洛斯基與斯大林意見不同，因而被逐出境，這是可以了解的；但為什麼從此之後，一提到「托派」，任何人都被認為犯了莫大的罪名？蘇聯自從革命以後，在外交政策上，拉迭克一直，被稱為牠的代表人，但一九三五年的肅清運動裏，他却忽然被為出賣祖國利益的奸賊。再有，像布哈林，加米諾夫等人，一向在國外是被認為蘇聯開國元勳的，為什麼突然一來，却都變為民族與國家的叛徒？那末，在與蘇聯交往時，到底如何方可確知什麼？斯大林的正確路線，到底如何方可將代表蘇聯利益與出賣蘇聯利益的人們，彼此分別？

於是，一想到這些，英、美人士就不得不深深疑惑和不解起來了。

再比如，在經濟方面，蘇聯幾次五年計劃的成就，當然，是非常的輝煌。但蘇聯所誇稱為其五年計劃成功最主要根據的，所謂「斯坦哈諾夫運動」，在英、美的眼光中看起來，却完全是落後與開倒車。因為按照人類進化的表現，人類愈進步，則體力勞動的時間，就應該愈縮短，而利用機器的成份，也就愈要加多。因此，為了增加生產，社會就應當儘量從改良機器及發揮組織效率上着手，而不應當採取倒退的方法，把人類體力勞動的重擔，增加到最大的限度。誠然，蘇聯為了補救經濟上落後性，竭力與資本主義各國競爭起見，「斯坦哈諾夫運動」也許是無可奈何的一著；但這一點，是為講求個人自由，把減輕體力勞動當為第一義的英、美各國所不了解的。在這裏，我們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了蘇聯集權制與英、美民主制的完全不同。

因為兩方面看法和作風的歧異，所以，在牠們對於世界締造的步驟裏，縱使動機一樣，其最後在效果方面的表現，彼此力量，也往往不免互相抵銷。對於世界和平的威脅，沒有比這一點更大的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聯合國」大會正在美國開會。但我打算在這裏鄭重地指出：為了建立理想世界與持久和平，我們必須為全人類提出具體而又簡明的鵠的，這是第一點。其次，要想全人類得到共同的努力鵠的，一起首，我們就必須使英、美與蘇聯間可以一致牠們的看法，減少牠們意識上的紛歧。這兩點，是當前世界紛亂與困難的最基本處所，但牠們的作用，却一直會影響到全部問題的每一個枝節，每一個末梢。

# 日寇由戰敗到投降的秘史

鄭學稼

自日寇投降後，逐漸公開的文獻，已足使我們明白：日本少壯軍人在東條領導下發動所謂「大東亞戰爭」的內幕，和戰後因內在困難而必需投降的經過。筆者茲根據所閱到的日文文獻，寫成本文。

當日美日交，陷於不易調整時，日本的少壯軍人們一致主張對美戰爭。只有一個人公開地反對。這個人就是「二·二六」事變的主角岡田啓海軍大將。他公開地指斥那些冒險者：「一旦與美國開戰，在最初半年間，是會戰勝的。我們的陸軍，攻取新加坡，海軍威脅美國的太平洋，那都可能。南方的豐富資源，的確落入我們的掌中。但是，對那豐富的資源，要加以開發，供日本戰力的有效活用，有那自信嗎？開發所需的資材，是否允份呢？恐田有進入賣山空無所得的狀況。不久以前，政府當局說：坐受美國經濟的封鎖，不免赤貧，可是戰後半年，恐田也還是貧困呢！」

針對七十四歲海軍大將的談話，首相東條英機大將有這一回答：「政府對擊滅美國，和開發南方資源，都有詳細數字的根據。因為這是極秘密的，現在不能公開。」這幾句話的意義是：你們跟我走，我有絕對的把握。

無庸說，東條的話，得到少壯軍人和冒險家的贊成，但重臣們却取另一態度。為解決內在的矛盾，不能不開會議，這是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事。參加會議的人，在重臣方面，有近衛文相公海，若槻禮次郎男爵，平沼騏一郎男爵，岡田啓介，米內光政海軍大將，廣田弘毅，林十郎陸軍大將，岡部信行陸軍大將，樞密院議長原嘉道。在政府方面，有東條（首相兼陸相），島田繁太郎（海相），東鄉茂德（外相），武藤章（陸軍省軍務局長），岡（海軍省軍務局長）等。自九時起，先開會議，至正午，毫無結論。昭和賜他們在「千種之間」陪食，食後，舉行「御前會議」。在大家沈默並感着沉重的空氣中，岡田大胆地說：「剛纔，聽過政府的說明，但我還就心對美戰爭。」別的重臣，如近衛，若槻，平沼，廣田，米內，原，據說也繼續發表重論。

支持東條開戰論的人，是林與岡部兩陸軍大將。至於閣僚中賀屋興宣（財相）與東鄉，無庸說，本就是東條的應聲蟲。至於島田海相，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海軍大將，那是陸軍主戰論的贊成者。為着這一點，東條不怕岡田們的反對。

在重臣中，似乎有力量的近衛，當發動對華戰爭時，是取堅決的立場，對於反美戰爭，却失去拘束

今日之

Malcolm Burr 作

土耳其

梓英譯

當我一九四〇年回到土耳其時，這個國家較之本世紀初期大不相同了：斑駁陸離的老式衣服業已不見，人們都戴着一種淺邊的簡便呢帽。（意指今日流行之土耳其帽。）伊斯坦布爾——君士坦丁——大街上，不再見拙笨的轉輪馬車，而漂亮快捷的公共汽車和電車到處飛馳，工廠都已電氣化，電燈，電話差不多處處都有。

街上再也看不到帶面紗的女人。（土耳其舊俗，婦女出外，俱蒙面紗）現代的土耳其婦女都受過教育的，精於運動，而且在社會各職業部門都表現出很好的才幹。有些人在新聞界很知名，如薩比哈·司泰爾夫人等，或在藝術界，文藝界有相當地位，如馳譽文壇之小說家海賴德。依地普。有些人在政界很活躍，在國會裏有好幾位女議員。

除非那些極端守舊的回教徒，土耳其人已充分接受歐洲文化習慣。這不僅表現在女子的解放上，如男女合浴，女子也可以赴會等事實，而且更顯著的如「周末休息」，喪禮致送花圈，乃至在墓上建立基督教的墓碑，都數見不鮮了。舊式的回教墓碑在新式墓地已屬罕見。那種舊式的水桶，兩端掛着好些水桶，由四個壯漢抬着，口裏「杭育杭育」的叫個不歇，還要喊着「讓路呀當心呀」，現在已不會再看到了，今日已有新式的消防隊充分



軍人的力量。至於若槻，平沼，廣田們，雖然一度與少壯軍人合作過，現在面臨賭國運的大問題，表現得十分無力。如是，會場中的空氣，有利於東條們。據說：當時東條會罵岡田老而不死，兩軍務局長的態度，也目中無人。結果，開會時間延到午後六時，並無決議。對這一不決的局面，坐在汽車內的東條，會說這句話：「大事已經決定，會議無用。此後只有作戰。」他暗示我們：自西園寺元老死後，日本的政治，完全落在冒險家的手上！

御前會議後，儘管還未得到天皇的批准，而東條們已佈置大規模的戰爭。山本五十大將所指揮聯合艦隊的精銳，逐漸逼近珍珠港；華中方面，遠藤三三陸軍中將所率的航空兵團，早由安南大舉南下，隨時均可轟炸馬來半島與泰國。

在這裏，我們應說的事，就是，造成這次大戰的責任者，除東條外，還有誰呢？已死的近衛，有人爲他辯護，說他不是發動對美戰爭的主動者。事實却無如此的簡單。我們暫把他是侵華的罪魁，締結三國同盟（德、意、日）的負責人，捨而不述；就他請東條入閣任陸相一事，可以反證近衛並不想結束戰爭，反在擴大戰爭。也爲着這一原因，當他的第三次內閣總辭職時，暗中與內大臣木戶幸一侯以奏薦東條組閣，而排斥宇垣一成大將。有了這一事實，誰也不能把近衛從戰犯的名單中抹去。因此，當美軍進入「皇國」後，他以自殺解除自己的責任。

戰爭的發動，始於山本五十大將艦隊的飛機襲擊珍珠港。恰如岡田海軍大將的預言，這一突襲取得「輝煌的戰果」。他增加好戰軍人的勇氣。在陸軍方面，馬來的最高指揮官爲後日絞死於菲律賓的陸軍中將山下奉文。他的部隊，迅速地南下，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佔領新加坡。緬甸的最高指揮官飯田詳二郎中將，於同年三月九日攻陷仰光。荷印的最高指揮官今村均中將，也以所向無敵的姿態，在爪哇使荷印軍九萬三千名，美英澳聯軍五千名，無條件投降。驕傲的東條，以爲第二步的工作，不是別的，而是消化南洋的資源。二月十三日，他設立「大東亞建設會議」，自任總裁，鈴木貞一企畫院總裁任副總裁。他以爲，「一面戰爭，一面建設」，可以取得最後的勝利。

事實的發展，恰和東條們的估計相反。當日軍大勝後第二個月，即一九四二年五月，損失重大的美國海軍，已恢復作戰的能力。五月四日蘇羅門島東南端的一戰，日本海軍敗北。八日再戰，日本海軍又損失一十五艘。這是戰局的轉變，因爲自此後起，日本的海軍，雖未完全失去戰鬥力，却無東進或進攻的力量。

比例生產力的提高，美軍的戰力不斷地增加。知道這一點的日本參謀部，決定冒險地進攻中途島。六月六日，日本的機動部隊從事登陸戰，經兩日間的惡鬥，日軍損失航空母艦赤城，加賀，蒼龍，飛龍四艘，重巡洋艦兩艘，和驅逐艦四艘；美方的損失，不過約克頓母艦及逐驅艦各一艘。受這一大打擊的日本海軍當局，不禁愕然。他們已經知道自己的前途，十分黯淡了。

失去進攻力量的日本海軍，難於維持維廣大的太平洋。於是航運的嚴重問題，列於東條閣議的日程中

發揮其效能。

#### 出版業文化事業社會事業

最使人驚異的還要算土爾其的出版業。全國有一百三十種報紙，其中三十八種在君士坦丁堡出版。

我懷疑每種報紙的發行數恐怕很難突破兩萬份，廣告收入當然也很少，這些辦報的人怎樣維持生活呢？這些報人却都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對國際問題有很豐富的知識，能夠寫得很漂亮的時事解析。此次大戰中，約十二名主筆到英美兩國訪問，另外一部分則分赴印度，還有一部分人被希特勒所約請，赴俄國前線視察。有幾種新聞在舊金山重印出版，並且有專爲少數民族看的報紙，如三種是希臘文，兩種是亞美尼亞文，（高加索一小國）還有一種專門給猶太人看的，一半是土爾其文，一半則是「以色列西班牙文」文，目下俄文，俄文，意大利文的報紙尚沒有，但法文報却有四種之多。在君士坦丁堡有四五種滑稽報紙，那上面諷刺畫家盡量表現了他們的諷刺，有時竟使英美讀者大傷腦筋。

報紙在土爾其還在受着嚴厲的管制，政府有權停止任何報紙出版，不必事先通知甚至不說明理由。最近因新聞界之嚴重抗議，總算引起國會的注意，好像要有輕管制的樣子。以後或者寫文字的人「文責自負」，不再由報紙代負，而停刊之權亦由特別法院決定。但在另一方面，政府最近又決定管制及專管電影。在他們同意之下，電影才能布施給羣衆，但他們還要保留買進，分配，賣出，或贈予任何人的全權。

土爾其在大戰前後是個特殊國家，雖也受了許多限制與艱苦，但遠較歐洲其他各國爲少。的確，

我們知道，在開戰前，日本的商船有六百三十六萬噸，戰後，由於無法阻止美國潛艇的活動，不及一年，就損失百二十萬噸。剩餘的船隻，陸軍以維持作戰的理由，保有三百數十餘萬噸，結果陷島國的經濟於困境。因爲，供國民需用物資所能運送的，到一九四二年末，不過二百萬噸。至於造船力量，一年不過五十萬噸（在停戰戰爭時，以爲造船次要的，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美國說斯海格的報告，自開戰以來，至三月上旬止，日本船隻被擊沉百八十萬噸。這可以表示，日本帝國近幾年的遠景。

由於船舶的不足，不僅海外的物資無法輸入，而且還因之減少本州與四國間煤的分配。除軍需工業外，所謂和平工業，或縮減工作日百分之七十，或完全停閉。結果，影響國民經濟。失業人數，依官場的統計，當時達七十乃至百萬人。當戰爭的景氣時，僅六千萬人口的國家，居然有這現象，可知早在一九四三年間，日本的作戰能力，是如何地削弱了。

船舶不足，又影響於日本對南洋的開發。一九四二年，日本貿易的真相：輸出爲十七億二千萬圓，比前年減少八億七千二百萬圓；輸入爲十七億一千六百萬圓，比前年減少十一億五千六百萬圓。這一數字，已足說明：擁有南洋資源的日本，真如阿田大將的預言，是空手而返的深入寶山者！

日擊危機四伏的日本軍人中，當然有若干人陷於「觀」態。據云：一九四三年正月元旦，陸軍省軍務局長武藤中將，就爲着就愛國家的前途，記起老田的話，特地到東京四谷阿田家。他對大將拜年後，悲痛地說：「戰爭開始前，在御前會議聽到大將的話，現在完全證實了。現在完全證實你老人家的話了！」後來，他和素來輕視的「二·二六」事件人物，談了一句，走出門首時，另親切地鄭重地對警衛的警察們說：「要好好保護這老人！」這以前所沒有的事。

戰事到一九四三年，使武藤中將悲觀的原因甚多，主要的，是航空力量的衰弱。要建造飛機，需要資材和熟練工人，這兩項日本都感缺乏。例如：鋁的產額，在一九四三年前，年不過十萬三千噸，雖不過十萬五千噸，鋼不過四百十三萬噸。東條們自知這一弱點，自兼軍需大臣，（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儘量以低別的生產，傾全力於製造飛機。當珍珠港事變前夜，日本的飛機數目，陸軍三千架，海軍一千二百架，合共四千二百架，每月生產數爲八百乃至九百架。這比「七·七」前的月產百架，固然增加了許多，但比美國之一九四二年的四萬九千架，却十分落後。

經過東條的努力，在一九四四年九、十月間，情況似有好轉，每月可產三千架，但品質甚壞，多爲粗製濫造。及受美機的轟炸，那數字無法維持。一九四五年初，減爲月產千架。依我們所看到的文件，日本政府在同八月十五發表投降宣言前，曾說陸軍擁有飛機萬架，實際上內中必須修理及只足供教練之用者，佔二千五百架，再改爲「本土決戰」用的自殺飛機，也不過六千架；至於海軍號稱爲五千八百八十六架，完全不可靠。縱使日本所有飛機數，確有萬架之多，爲着汽油缺乏，到真正「本土決戰」時，空軍的力量，也十分衰弱。

物價也在飛漲，但好的東西貨色還是很多。使他們最不便的是茶和咖啡的缺少。一個土爾其人因爲沒有咖啡吃而用些自製的焙焦的大麥，穀類，豌豆，和各種硬殼果爲代用品時，真不堪想像的狼狽，因爲咖啡的配給只有每兩個月半磅。此外，麵包的配給也很緊縮，糖更稀少，土爾其人大都是禁酒的，因此格外嗜好甜食東西，這樣一來，他們真叫苦連天了。

土爾其人是具有公共精神的，他們努力使公共事業近代化，且有效率。例如君士坦丁堡的法院，從前原是由比沙首相建立的，不分性別國籍，收容着八百名窮人，現在已經由政府接辦，其預算亦自一八〇、六五九土幣，增至六〇四、六四四土幣。年老無告的人都得到很好的保養，小孩子們，多數均係棄兒，則訓練成爲木匠，鐵匠，鞋匠或其他工匠。土爾其有許多進步的社會服務組織，例如消防隊，肺病協會，兒童保育協會，反省院，野戰學校等。每一大市鎮現在更有一所民衆教育館，名曰「Halk Kütüphanesi」，這裏是民衆教育，娛樂，集會的中心，一個小的莊村也有一所分館，名曰「Halkokullari」，他們預定全國每一鄉村設一館，目下至少有二三三八所已經成立。

### 一種新的教育形式

在土爾其現在流行着一種新型的學校，就是世界聞名的「Koransulu」這種學校的特色即在採用合作方式。首先主張這種辦法的人是S.阿利干Satet Arkan，他在一九三八年開始推行此制度，這人原是軍官，後來作了教育部長，這方法可以說完全將土爾其的教育從舊方法中解放了。阿利干的方法，是儘量利用退職的下級軍官以及不關軍

軍事上的危機，影響東條內閣的統制力，那是必然的。知道內幕的中野正剛，首先表示不滿。東條爲控制輿論計，馬上派警拘捕他，後來又拘禁於警兵隊，要他吐出後面的政治勢力是誰。懼怕東條的政客們，坐視中野不救，悲憤的中野，返宅後遂以日本刀自殺。他的自殺，和山本五十六的戰死，都是不祥的預兆。因爲，中野是主張速進，東方會的首領，打倒美英的鼓動者。

一九四三年九月，日軍在太平洋方面節節敗退。這引起素來贊助東條的海陸軍內部的不滿。中間最爲露骨的，是預備役的將官們。他們要求東條讓陸相給當時在滿的山下奉文大將。至於杉山元參謀總長，也受攻擊。在海軍方面，不滿島田海相，和永野修身司令部長的人更多。海軍將官們一致攻擊他，理由是基於敵從陸軍，而忍受無理的損失。他們以岡田與米內兩人爲中心，後來並與末次信正海軍大將聯合。當時有這決定：改造海軍首腦部，使米內，末次兩大將再列入現役，米內出任海相，末次出任軍令部長。岡田本人親把這一決議，迫東條實行。

內部的矛盾，恰和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美軍在馬紹爾島登陸的行動相配合。東條爲應付計，於二月二十一日與島田海相密謀，罷免杉山和永野，自己兼參謀總長，島田兼軍令部總長。這次改組軍的參謀機構，不特不能使岡田們滿意，反增加陸軍中杉山派的不滿。

現在反東條的人們，從四方八面集合起來。這位日本歷史上空前的攝有大權的首相（他兼陸相，兼參謀總長），也感不安於位。敗戰既失去他的光輪，反對他的人們，不和以前一樣是半公開的，多敢表而出。中間最露骨的，自然是岡田大將。他常與若禮次郎，平沼騏一郎，近衛文磨往來，因爲後三人，也自知前途無望，急於收拾局勢。四個人會議的場所，常在近衛的邸宅狹窄。如近衛不在，三人就商談商議。敏感的東條，偵知他們的動作，會與阿部信行大將及廣田大將，協議對策，但却不敢以武力壓迫岡田們。

後來太平洋的戰況，對日愈加不利。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美軍炮轟菲律賓宿九百六十公里的巴拉沃。這表示，日本帝國的內湖，已成爲美艦的巡遊地。接着一串的敗北消息，均是鼓勵日本內部的政爭。爲抵抗反對者的攻擊，東條開始改造統帥部。他提拔同期的後宮淳大將，和秦三郎中將爲參謀部次長。這一舉動，又引起參謀部內部長，班長，主任級少壯將校的不滿。這些不滿者，開始展開擁護阿部信行大將，和東久通宮大將的運動。

陸軍的內訌，給岡田們以好機會。他們已在準備繼任組閣的人選。近衛主張用皇族內閣，收拾時局，內大臣木戶同意他的意見，擬擁戴松宮（天皇弟）登台，後來又爲齋高松宮留爲最惡場合出任攝政的需要，改推東久通宮。在木戶們腦中，似乎皇族的出面，可以推倒東條。

當政局日趨危殆的時候，美國又於六月十四日在塞班島登陸。十九日，日本海軍的出動，受極大的損失。美軍這一動作，似用一把利劍插入日本帝國的心臟。因爲進一步，就是靠近東京灣的小笠原羣島。塞班的登陸，震撼了驕傲的日本國民。受這一重層的東條，不能不向反對者退一步，那就是以國務大

要的小官吏，來從事鄉村教育，無論如何，這些人總有點知識，總會讀書寫字，可以幫助文盲識字。這方法首先被一位名叫伊里斯美、哈齊的青年教師有力的採納了，他曾爲許多兒童在夜間開辦一個個體的火災因之被目爲犯規而遭重罰一事，大受刺激，所以從第一歡迎了此方法。有一位美國女先生曾參觀安哥拉附近一所 No. 10. Harding 非常感覺興趣，她認爲在美國還沒有這樣的方法，應該好好的仿效推行。

土爾其的立法精神也可以說很近代化的。最近同時通過了兩種法令，其一爲「土地改革法」，照這法律規定，許多擁有大量財產的人將重新分配，而土地將賦與無產者，並配給必要的設備。其二，全國農林獵場收歸國有。現正建立一種失業保險及保障工人利益的法律，爲了保證這些辦法有效施行，特別成立了一「勞工部」。

本來，很少國家對於警察們有敬意。在土爾其，人民對於警察尤甚。長多於愛。這些警察老爺，雖然有許多煩瑣的法律防礙着他們，甚至有人給他們以受犯法的打擊，但是辦理案子來仍舊非常有效率。差不多天天我可以看到辦案子的新聞，一打案子可以在一天之內，乃至幾點鐘的時間而獲人犯，丟失東西的，更可於極短的時間內覓。作警察的與野蠻頑固的羣衆打交道原是應該的，可惜他們不能用溫和的方法。大家都是土爾其人呀，何況無疑地，他們有時會不大公平呢！

#### 土爾其的少數民族

一個國家的文化程度試驗，最好看他對待國內少數民族的態度。土爾其國內有相當多的少數民族，在歷史上，這些民族都是被征服者。同時，在土

巨大麻唯男，與書記長官星野直樹為中心的改造內閣工作。他們一再拉攏米內光政大將為國務大臣，並擬罷免內相三澤三千男，由讀賣新聞社長反動著名的正力松太郎代替。

米內在岡田指揮下，拒絕他們的邀請。利這一个好機會，四重臣（若槻，岡田，近衛，平沼）也開始活動。東條鑒於邀請無效，命令憲兵拘捕出入重臣邸宅的政治浪人岩淵辰雄等四十餘人，以為示威。但並無效果。十七日，為應付海軍的不滿，東條只好犧牲島田，迫他專任軍令部總長，以海相讓給野田。因島田與米內有交誼，希望重田野村，可以引誘米內入閣。同日，東條的使者與相石渡野太郎正式地邀請米內，被拒。這一工作失敗，使東條明白，他無力對抗從四方八面來的壓力，只有下野。十八日，他以東軍官梅津美治郎為參謀總長，教育總監山田乙三為關東軍司令官，杉山元元帥為教育總監。待這一人事上佈置完竣後，他才辭職。

珍珠港事變的罪魁——東條的後退，無庸說，是日本歷史轉換的開始。但是否就產生投降的內閣呢？當然沒有那麼快。二十日，受命組閣的人，是小磯國昭和米內光政，即所謂陸海軍聯合內閣。在這內閣出現前兩日，塞班已升起美國旗，日守將南雲忠一海軍中將等戰死。

東條內閣的崩潰，有這意義：陸軍勢力縮小，海軍頭。因此，木戶與重臣們，都希望以海軍對抗陸軍。開始時候，本擬舉米內光政組閣，後來恐怕過激的手段，造成第一次「二·二六政變」，又改推陸軍大將朝鮮總督小磯國昭。

小磯在飛往東京的途中，曾望復歸現役，自兼陸軍大臣，但這一做習東條的舉動，非當時政治的與軍事的情況所能允許。重臣們一面反對小磯兼任陸相，另一面却使米內復歸現役，出任海相。大命降在小磯與米內的身上，意義是成立聯合內閣。

這一內閣，無庸說是過渡內閣。的陣容與東條內閣不同者有下列數點：第一，力主與英美戰爭的果敢職，由重光出任外相，重光對美的老外交家。第二，被東條排斥的杉山元帥，出任陸相。第三，久被貶黜的政黨人物，如島田俊雄任農商大臣，前田米藏任運輸通信大臣，岡田忠治任國務大臣，這三個特點，表示小磯，米內的內閣，希望得到舉國一致，並於戰爭中求和平。

為着後一目的，小磯、米內聯合內閣，於一九四四年八月五日設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並每週定期舉行政府與統帥部的會議，交換戰略戰術的情報。此外，他們鑒於戰爭已迫近本土，和生產力的落後，建立航空及水上的特攻隊。希望以自殺船和自殺飛機，對抗美軍的海空軍。就戰況說來，這一期間日本青年將校和兵士，確表現了勇敢的精神，但是對美的戰爭，不能靠人力而靠機械。知道這一點的米內海相，無前例地，在一九四四年九月的第八十五屆臨時議會中，公開地告訴國民：「戰局的形勢，不能不承認對我們極為不利。」

美軍的進展，和潮水一樣，日本是無法抵擋的。同年九月末，美機轟炸馬尼刺，十月在雷伊泰登陸。翌年一月，又在呂宋島林牙因灣登陸。整個菲律賓，在美國海空軍控制下，日本的駐軍就如蠶中之蠶。

爾其回教徒們的眼中，他們都是不信宗教的。按照一九三五年的口統計，土爾其人百分之九十七為回教徒，其中百分之八十六說土爾其語。其餘的則說亞拉伯語，波斯語，來賓語，波美克語，波斯尼亞語。在非回教徒中，有二二六一六七名基督教徒，其中五七五九九名為亞美尼亞人，一〇五七二五名為希臘人，還有少數其他人種。此外尚有七八七三〇名以色列人，他們大多數選說西班牙語。

少數民族，雖然在土爾其政府方面，認為絕不歧視，但在事實上經常受壓迫。當我們質問政府時，他們答覆在憲法上無論何人是平等的。不過，有些少數人種准許為官吏，甚至為軍官，在名義上好已經享受着與土爾其人一樣的權利，但在實際上這種規定仍然毫無用處，因為種種的壓力：社會的，其他的，使這種規定之實現非常困難。

我相信土爾其朋友們一定不以我的意見為唐突冒昧，我對於土爾其人的許多美，非常表示尊敬，因為我曾在土爾其度過很多活的日子。但是友誼而不正直不能算誠懇，我相信土爾其朋友是不會拒絕我這些友誼的評語的。

譯者按：土爾其正是現在國際風雲中的要角，其國內現狀，為我國人士所欲熟知，用特選譯此文。作者布爾博士 Dr. Burr 為印度政府第十通信員，經常有關於土爾其的論文在美國亞細亞雜誌發表，本文則刊於本年八月號亞細亞月刊。

同時，本土也受美國空軍激烈的轟炸。

爲應付這來勢凶猛的進攻，小磯內閣，着手調整內部。他罷免軍需大臣藤原銀次郎，代以吉田茂。這不僅爲着吉田氏在岡田內閣時代，曾任調任局長官，明瞭國內需要的情況，還爲着他是九州地方的行政協議會會長，富有空襲的經驗。此外，他又拉攏翼政會總裁小林躋造海軍大將任國務大臣，希望增強對翼政會的聯絡。總一句話，小磯內閣正似垂死者的掙扎，要以頑強的抵抗，取得有利於日本的和平。

但是，這一希望，因美軍急速進展，化爲泡影。已經控制菲律賓局勢的美軍，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七日，在硫磺島登陸。化一個月的時間，完全佔領該島，日守軍最高指揮官栗林陸軍中將等戰死。戰爭已深入本土的危機，小磯們雖然還一宣傳的手段，欺騙國民，而心裏却慌忙無措。在這時候，他們突然有一愚蠢的想法，希望結束侵華的戰爭。那就是，命令汪逆政府的偽立法院副院長穆麟，進行「和平」的工作。無庸說，這一工作是失敗的。到同年四月，知道對華和平運動全面失敗的米內海相和石渡書記官長，公開地反對小磯的政策，遂捲起閣內政見不統一的浪濤。再加美軍登陸琉球，小磯內閣就在內外夾攻中死亡了。

繼承小磯組閣的，是七十九歲老海軍大將樞密院議長鈴木貫太郎。鈴木組閣時的主要協助者，是岡田大將。這兩位都是「二·二六」事變時，少壯派暗殺的對象，敢公開地過問政治，可以表示日本軍閥，在美軍高壓下，失去他的權威。事實上不斷的敗北，陸軍也失去領袖，唯一領導他們的，是溫和而無政見的河津惟幾大將。

鈴木內閣，成立於四月七日。除反動有名的內相安倍源三外，新入閣的人物，都不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也不是有名的好戰者。新內閣的任務，當然是覓取投降的途徑，但表面上，却強調保護本土的工作。在這一煙幕下，鈴木內閣發表所謂「本土保衛體制」，把日本分爲兩大區域。第一軍司令官杉山元設司令部於東京，第二軍司令官畑俊六設司令部於廣島。此外又設陸軍總司令部及航空總司令部。

同月九日，外相兼大東亞相東鄉茂德，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就職，組閣的工作，可說告一段落。但琉球的戰事，不久也宣告結束（六月二十一日）。在美軍登陸後八十二日之間，日軍將士戰死九萬人，失飛機四千架，至於海軍的損失更大。主力艦本有大和、武藏（四萬五千噸），長門，陸奧，伊勢，日向，扶桑，山城，比叡，霧島，榛名，金剛十二艘，被擊沉的，有大和，武藏等八艘，剩留長門等四艘，不能航行。航空母艦，本有伊賀，赤城，蒼龍，飛龍，龍驤，鳳翔，瑞鶴，翔鶴，隼鷹，飛鷹，及油船大型商船改裝的祥鳳，瑞鳳，龍鳳，千歲，千代田，雲鷹，鷹，大鷹，神鷹，海鷹等合共二十五艘，內十九艘被擊沉，只剩鳳翔、天城、葛城、龍鳳、神鷹、海鷹六艘，但能航行只有龍鳳、鳳翔兩艘。我們可以說，列於世界第三位的日本海軍已名存實亡了。至於陸軍，自珍珠港空襲以來，計戰死者三十五萬人，傷病者四百六十萬人。除留中國大陸及南洋各地之外，本土可戰的也不過二百萬人。這也就是說，日本的陸軍，雖未完全消滅，實力已非昔比。

在這一絕望中，似乎有一轉機，即四月十二日美總統羅斯福逝世。依頑固的日本軍人來看，失去這一領袖，有利於日本的和平。因此，鈴木與近衛們，希望經過蘇聯而談判結束戰爭。進行這一工作的，是東鄉外相，和迫水書記官長。這一政策，不特無效，且使蘇聯明白日本的空虛。

七月二十六日，美、中、英三國政府，共同發表波茨坦宣言，他要求：日本政府無條件地投降。鈴木對這宣言，感到甚大的興趣。因爲投降是早在心裏決定了，唯一的問題，是對天皇制的存留與否。鈴木早將這一意見，告訴蘇聯，並禱望與日本訂有好條約的蘇聯，出來爲他轉圜。因此，把各報那宣言的態度，延至八月。對日本國情頗爲隔膜的美國政府，爲促進戰爭的結果，於同月六日在廣島市投下第一顆原子彈。當時的日本政府，並不知道那炸彈的性質，防空總部只得到這樣的報告：「投彈數發，可說是光線燦爛的特殊炸彈。午前八時，緊急警報發出後，立即中止，市街中心被害的半徑達六公里。倒斃傷失的，全市達百分之九十，市民死傷不下百分之四十。風壓的範圍廣大。」

八月八日深夜，蘇聯也改變過去的態度，由莫洛托夫將宣戰書交給佐藤尙武大使。日本期望於蘇聯的，是和平，得到的却是戰爭！

現在完全絕望了。爲決定收拾大局的方策，九日午後三時半起，在首相官邸召集閣議，對於是否接受波茨坦的宣言，各人有各人的意見。東鄉外相主張接受，米內海相贊成，但阿南陸相却力陳本土決戰。安倍內相和松阪廣政法相，從治安的立場，主張繼續戰爭，「死中求活。」最後，阿南提出三大條件：「第一，絕對尊重天皇的主權。第二，聯合軍不闖入日本本土。第三，解除日軍的武裝，由日軍自己執行。」由於閣議的意見紛歧，不得不於同日午後十一時在宮中開天皇親臨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

依記錄，當日參加這一重要會議的人員，有鈴木首相，東鄉外相，阿南陸相，米內海相，梅津參謀總長，豐田軍令部總長，追水內閣書記官長，吉積陸軍軍務局長，保科海軍軍務局長，至於平沼樞密院議長是奉特旨列席。在會場中，外相與海相，對於投降的主張，與陸相們對立，曾有激烈的辯論。最後，首相主張應該無條件投降，天皇打破過去的例子，表示採納首相的意見，時在十日上午三時。記着，在九日上午十一時，第二個原子彈又落在長崎。

十日下午一時，天皇召見若槻，岡田、平沼、近衛、廣田、東條、小磯，宣佈決定投降。東條與小磯兩人，會說這樣的話：「已經決定的事，自然沒有話說，能否持國體那要慎重。」這些話，是陸軍中好戰份子的露骨代表。因此，十一日報上登載陸相告將兵書：

「告全軍將兵。蘇聯已以戈加諸於國。明文雖有何等粉飾，而欲侵略及統治大東亞之野心，歷然在目。事既到此，夫復何言？唯斷然爲護衛神州而戰耳。假令噴草噴土，伏屍原野，亦當毅然而戰，從死中求活，是即七生報國，以「我一人尙存」之精神救國精神，與時宗之「莫煩」，「誓直前進」，「誓直前進」，「誓直前進」之精神也。全軍將兵，宜一人不留。實現種公精神，而又再現時軍門魂，而奮直前進擊破敵。」

這一文獻，證實當時所傳阿南大將反對御前會議，且有行動的新聞。內中以日本南北朝代之精神不成，與抵抗元軍的北條時宗的語句，鼓勵將士，失去過去的驕氣。從文獻本身而言，似於忙中草成。閱那告示的政府人員，莫不愕然。由這事實，我們不難明白，當時的東京，是陷於無政府狀況中。

十二日，日本政府接到國務卿允許日本人民自由決定國體的回答。梅津、豐田、和阿南三人再唱戰到死的強硬論，並得到安倍內相與松阪法相的支持，平沼樞密院議長的決心也爲他們的主張所動搖。於是，政界的領導層，又陷於混亂中。爲收拾這一局勢，於十四日上午十時半，再開最後一次的御前會議。當日出席的人員，有全體閣員，參謀軍令兩部的總長，內閣四長官，陸海軍軍務局長，平沼樞密院議長。在會場中，首相與外相主張聯合國的回答，應當認爲滿意，得米內海相的支持。但陸相及兩總長，以爲不足維護國體，應該繼續戰爭。最後，由天皇裁決。昭和顯然地說：「在九日與今日，朕之意志不變。此回答可以滿足。」這是午後二時的事。

決定投降的詔書，於同日午後十一時發出。並決定十五日正午，天皇親自廣播。十四夜阿南陸相，在官邸自殺，表明陸軍大臣的責任。爲阻止天皇的廣播，當時有「中中佐率隊闖入宮城，」索錄音盤不得。叛亂的規模相當大，近衛師團團長森魁中將因拒絕與兵共同行動被殺。幸有東部軍司令官田中靜雄大將的「撫，令首謀原將校四人自，把其他叛亂人員拘禁於憲兵隊，才平定下來。」

同時，東京警備隊橫濱隊佐佐木大尉，指揮五十一名隊伍，於十五日上午四時半，闖入首相官邸，用機關槍掃射，以首相不在，放火而去。首相私宅（在石川丸山町）亦遭「徒，被毀，樞密院議長平沼的私宅（在澁橋區西大久保）被亂兵用洋油焚毀。在上述亂兵暴動中，天皇仍於預定期間廣播。這可見，日本上層投降的決心，比下層堅決。

日本帝國的興起，由明治維新至昭和，不及一個世紀。讀過近代日本史者，都會明白日本建國的艱難，但她的崩潰，却十分容易。雖然明治王朝的命運，尚未決定，而他所創的帝國，被幾個冒險而不負責的軍人，弄成現在的局面，九泉有知，恐不瞑目。

# 台灣歸來

劉光炎

由於台灣長官公署的邀請，京滬記者，有台灣之行。記者由於公私種種關係，本來走不開，但是在一個地方呆久了，不但視線狹小，胸襟也窄下來，靈機都感覺到泯沒了。所以記者毅然決然地決定了跟着大家走。一行二十二，浩浩蕩蕩前往台灣，想是一件有風趣的事。七天的旅程，很快的結束，三天的展延，又很的完結，漫遊歸來，覺得有許多感想發表，所以有這一篇長文的寫作。觀察一個地方容易，了解一個地方却大大不易。對於台灣，記者個人有許多地方，是不能了解。但這正是我們觀察有得處，循着這個線索，作進一步的探討，記者相信台灣問題的真相，有一天會顯露在大家面前的。

## (一) 忽忽啓程

這次啓程，時間相當匆促，由於人事上的更動，有許多同業，身居老國階級，走不脫身，臨時抽身的有好幾個，都在最短促的時間內，換人補上，這當中時間最促迫的，是中央廣播電台的廣播記者，啓元兄，他從得到通知到啓程，先後不過兩個小時。但這位小弟弟，畢竟趕上了時間。

這次南京方面，一共八位記者，中央社因故未能參加，中宣部方面，由許副部長代表，因為蔡龍無首，這個團長由許副部長率領，這本是權宜性質，許副部長曾一再表示過，但到了台灣，有入稱許先生作團長，一人倡導，羣相附和，許先生也沒有法子拒絕，只好笑笑。

我們八個人連同許先生一行九人

，是坐的南京下午三時四十五分的凱旋號出發。那時陽光斜照在車箱裏，一片金光，暖氣中人欲醉，記者還都以來，由於職務的牽累，還沒有離開過部門，上星期有棲霞山遊覽的計劃，又因雨作罷，這次坐在車上，左右展盼，欣賞秋後野景，真有說不出的愉快。尤其是隔了八年的時間，這次再過舊地，真如遇故人，親切的感覺，令記者感着窗欄，不忍遽釋。

下午三時四十五分開的是凱旋號，時間算是準的，還是遲了一刻鐘。下車時，馮有真兄，羅學濂兄，錢滄碩兄，羣來迎送。有真兄告訴我們，已在金山飯店開好一間。富隨同前往，房間一共六個，京中同業，初聞上海屋貴如金，方以來滬無下榻之地為憂，今各據一席，皆大喜，同上有真兄招待之周至。余因曾在滬讀書，十

里洋場，為舊地，遂作臨時嚮導。夜宿金山，喧擾不能入睡，余室外適為一茶房之息地，中夜，客人招妓女，講價不成，妓女就茶房處訴苦，茶房告以時已中夜，勸其將就做成生意，迨妓女允許後，茶房立即需索分展，為數佔妓女收入百分之六十強，且堅持付現，斤斤較量，一種人肉市場交易，聞之令人毛骨悚然。

翌日清晨，余獨南京路，至冠生園吃早茶，南京路市面，較前雖無遜色，但生意大差，余至先施公司二樓，緞部為余妻購衣料，全樓顧客，僅記者一人，余購料並非上等，所費不過二三萬金，在南京亦屬小生意，但先施主事人則對余甚感熱。此後余又至永安底樓，圍巾等物，遺小兒女，主事者為一女郎，在物時對余絮絮述生活之苦，與往昔一種驕貴之氣

，不可同日而語。

滬市交通甚擁擠，過十字路口皆須等待，但記者感覺尚可忍耐，因其有軌轍可尋，但能依照行車規律，可謂絕無危險。滬市指揮交通者，多為北方調來之員警，及工部局舊捕，其程度，能力均較一般為高，故能保持相當權威，車輛均奉命惟謹，不敢逾越。至於京市，路雖寬，人雖少，而安全保障，反不若上海。守法與不守法，指揮能力強與弱，其重要若此

記者在滬會分訪舊友王寄屏，程滄波諸兄，王寄屏兄為市府秘書處長，於上海辦事，無不富日，固儼然一要人，惟其生活，則至清，余隨其至家，其夫人即告余以寒冬將至，大衣無着，余訝問之，則知王君夫婦，自去歲九月來滬以後，固無時不在困境，起先物價固低，但收入亦少，眼看廉價物品，無法添製，後收入稍增，而物價亦漲。因循至今，不但大衣無着，即新衣亦未添一襲。王君在滬為一小名人，滬上有名會，固無設不從，且嘗有時邀夫人同往，則以夫人有無衣之歎，未能參加。王君告余，余為心膈不止，廉吏可為而不可為，如此情形，焉能不令人灰心喪氣。程滄波兄，英氣尤昔，惟以作文為苦，文人如春蠶，固必須「到死絲方盡」

也，余當告以，余今雖出師多年，但仍學生舊業，靠賣文爲生，滄波兄亦爲歉歎。嗣謝公展先生，因不在館未晤，夜半滄波赴寬都壽、灣銀行及馮有真兄之聯合歡，攀談甚歡。

### (二) 專機台北行

我們離開上海，是十二日清晨，車先約定新民，大公各來一車，次晨，伊明駕一車來，新民，大公之車均待修未來，余匆促電「綠寶」車行，叫來出租車兩部，偕明輝，共赴龍華機場。飛機於八時正啓飛，文滄，調翁兩兄之夫人，兩年未曾晤之於此。文滄兄之夫人，兩年前曾遇之於化龍橋，時前山淪陷而去，風雨之風未脫，此次一見，已不相識，風華殊絕，愛文滄若弱弟，文滄亦因於此，歸於衣襟之側以作樂。

專機起飛後，一路平穩，余俯首下視，見海無際，蓋已在雲層以上飛行，其滑行道平過，偶於雲隙見大地，山川歷歷如繪。移時，已過溫州，山脈起伏，如堆沙，如列碁，江浙沿海山地，由機上視之，殊不若川邊之壯觀。飛機於九時四十分抵海岸，此後即在海上飛行。海呈蔚藍色，因天氣晴和，日麗中天，金光由海水反映，最奇麗，白雲介海天之間，如鋪絮，或密或疏，或沿海水之邊，若天

藍圍巾邊緣上之白色縷滾，此類雲氣，皆沉靜不動，可見今天天氣之好，海水除蔚藍外，間呈塊黑色，其小者爲海藻，大者爲礁石。海上不見漁船，亦不見海鳥。機中人竊竊窗外觀，同爲此奇景所攝，默口無語。十分，海水漸混黃，且多泡沫，余忽感海岸必近，因見時讀「魯遜孫漂流記」及「十五小傑傳」，曾有此類描寫也，果不久，即見海鳥二三，掠波面而過，機遂抵臺，島之上空。

臺灣全景，幾入眼。臺灣爲一芭蕉葉形，山脈界其中，分臺灣爲兩部，飛機上視之，若魚之脊骨，其景甚奇。論者因謂地理對一區域，實富最大之決定力，例如台灣之山，假使不在中部而不在海岸，則海上之季候將被隔斷，台灣將成爲一荒蕪不毛之地。且海上運輸，亦將遠不若今日之便利。

### (三) 台灣第一日

飛機於十時三十分抵台灣，計飛行歷二小時半，下機處爲松山機場，規模甚大，下機後，歡迎者嚴集，公署由某秘書長敬思率領，某氏爲宿將，湯恩伯司令，出其前下，中國陸軍今日參謀系統之典範令，均出其手，在北伐後，開風雲人物也。某氏代表陳長官致意後，許副部長在機場發表簡單演詞，即由公署宣傳委員會主

任委員夏志堅氏陪同赴勵志社台北分社，其地花木扶疏，山石小巧而精緻，余與翁文滄兄同居一室，余等皆草勞人，初抵此間，喜絕塵囂，皆有小休之意，而夏主任委員即來邀同至台北賓館對陳長官晤談，於是記者等遂不得不拖其疲乏之軀體，向臺北賓館出發。

陳長官是時，已迎候於臺北賓館，在一會客室之長桌上見面，陳長官對記者之歡迎，後，即聲明希望記者等儘量批評，並提出問題。記者等以初來此地，一切茫然，心中如一張白紙，欲作批評，可說無從下手，因相率入席，省及後集，余尤以得見老友林紫貴，冠蓋爲喜，二君皆上清寺，三江和時代朋友，在當時固落拓書生，今日已方面，雖具象矣。同學少年多不賤，可爲欣慰也。

席間何應者均女子，妙齡三五，宛宛嬰嬰，其體貼周到，非粗男子所可察其項背，聞此輩女子，多爲公學校（國民學校）畢業生，台灣中日本習尚，豈尚自立，家縱小康，亦必出外任事，以較國內小女子之慵懶，實相去太遠。

席間無話，余對此甚感恬適，蓋即席演說之陳詞，與魏仲華之即席賦詩，其聲首瑟頤，同爲俗不可耐，且例於演說時客人必俾著以待，眼看飯

菜俱冷，不能下箸，亦不衛生。故凡席間能免俗不發高論者，余必大爲贊成，陳長官固有心人也。

席後，遊賓館。此賓館乃台灣總督行轅，建築堂皇，且皆我台原血汗所累積，樓上有寢宮，則爲「天皇」出巡時所用者，陳設西式作風，浴室中澡盆而外，有抽水馬桶一，導游者語余，此乃一大特色，余類此馬桶，固極少見也（按日人皆上坑，雖清潔，而吃方，且肥者余者，尤大感吃不消），友人取出照相攝影，許先生則與陳長官長談。

下午二時半遊博物館，館中陳列甚豐，而余特感興趣者，爲小孩之活躍，館內有無數小孩，或看標本，或借圖書，館員都殷勤招待，小孩們也很守秩序，這證明台灣教育程度，是普遍而週至，甚值得吾人欣慰。

博物院出來，遊樟腦廠，此爲台灣第一樟腦廠，規模甚大，未開工，當事人皆余，刻在移交期間，但吾人看該廠情形，似不開工已久，殊屬可惜。余等是日因早趕赴機，下機後無片刻休息，即赴各處，中午又餽餐，餐後進西瓜，及大香蕉，皆非吾人所習慣者，且有數人面有難色，擬提早返旅島，以主人殷懇相待，又不便遠離，甚窘苦，第一日如此，後將奈何。其中有數人，一至樟腦廠附近





# 評金毓黻著「中國史學史」

陳定閔

中國是一個歷史趣味最厚的國家，中國史學也特別豐富，中國的史學著述也特別衆多。然而奇怪的，中國以往竟有一部完備的史學史的著作。

記得梁任公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曾經提過治中國史學史的方法，他却没有寫一部史學史。所以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在文獻史上說，雖是第一比較完備的中國史學史的著述。

這本書除了導言與結論外共分十章，這十章的目錄是：古代之史官，古代之史家與史籍，司馬遷與班固之史學，晉南北朝以前唐初私家修史之本末，漢以後之史官，唐宋以來官修諸史之本末，唐宋以來之私修諸史，劉知幾與章學誠之史學，近代史家述評，最近史學之趨勢。我們從目錄來看，再縱觀全書，此書有一個特點，即在作者沒有像編中學教書那樣把每一朝一代的零星的敘述史學的發展。而移置書館出版了一套中國文化史叢書，其中有好幾種是作了這個毛病的。這種寫文化史的方法，我以為是最笨的。中國文化史不能像政治

那樣的可以按朝分文化的連續性尤其明顯，若一定要斷代的敘述，便把史料分割得零碎而已。本書却無此弊，而能把史料連貫的綜合，使我們不致有「碎片斷」的感覺。此雖為本書一大特質。本書沒有代敘述，並不是作者沒有說明中國史學的發展不可劃分時期的，作者在結論上把中國史學分爲五期：（一）史學創造期，自上右訖漢初

；（二）史學成立期，兩漢之世；（三）史學發展期，魏晉南北朝以迄唐初；（四）史學轉變期，自唐迄清末；（五）史學革新期，自季民國以來。從這個分期來看，再與全書的方法來看，作者是真正了解中國史學演進的，非一般不讀書徒事「製者可比。讀者讀此書，這一特點也是不可放過的。

作者治史的經驗甚爲豐富，然而在本書裏却充滿了虛虛的虛度，我們却絲毫找不出作者自負的「方。中國近年來有幾部史學的著作（總不能舉其書名），作者往往自恃甚高，而實際上漏洞極多，與本書却成一個反比例。我以為本書作者的客觀態度尤其值得可取的。例如論六經指史，作書並不一定拘泥舊說，而以史學的立場說明尚書春秋是史，三禮爲史，至於詩，易就未必是史。這種客觀的判斷，爲近代治史者不可多得的角度。又如作者對於信古疑古抱持中和態度，也頗以史學的立場爲準，就是批評任何一史家，也無不如此，這正是本書可以注意的。

作者很贊成古史中的表，所以他在本書中，很多地方利用表的如古代史官表，後唐史著作表，三國史著作表，晉史著作表，十六國史著作表，南北朝史著作表，歷代史官制度沿革表，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實錄表歷代官修正史表，宋元明清改修正史表，唐以後分撰史表，歷代補闕史表，歷代史籍考釋表，歷代通鑑撰述表，近人專史撰述表，歷代史部

分類表，都十餘表，這歷史統計法的應用，而作者却能用之適當。實爲可貴之處。

總之，中國史學是一部值得注意的書，尤其是作者，客觀態度和資料的謹嚴，綜觀全書，作者確能把史料，編比得宜，絕不拖泥帶水，爲史料所累。

不過我們以爲本書有個地方值得補充的，第一，是中國的歷史哲學，歷史哲學雖不能說爲史學的正宗，但既談史學史，似乎對於這一方面也不應該或缺的。中國的歷史哲學有許多極有價值的。本可以寫一本中國歷史哲學史（作者正在撰述中）而史學史不略爲敘述，也似乎美中不足。

第二，本書對於近代史學上的成就的敘述尚嫌簡略。近百年來，中國對於古史和近代史的研究，專史的撰述，都有過很高的成績，本書只能以一章的地位敘述，也似有未能暢所欲言的地方，我們很希望作者再以此爲這本書的態度再寫一部「近代中國史學史」，實諸金先生以爲何如？

劉士篤著

## 中國新憲法論

定價每冊八千元

讀者之友社總售經

國大開幕本書爲讀書界適時  
之最大貢獻國人不可不讀

# 康熙帝傳(二)

## 二、解說

### (一) 葡萄牙人與中國的關係

由於絲的交易，西方人始自羅馬已知遠東方有中國。但將中國的國情和文明，詳細地介紹給歐羅巴人的，是馬可·波羅(Marco Polo)。他於第十三世紀末，由歐羅巴，往元朝十七年，因著「東方見聞錄」。對這本書的內容，歐羅巴的知識界，以為是狂言綺語，多不相信，但哥倫布却由他的記錄，引起探險心，並發現美洲。

此後，一四九七年，葡萄牙人加馬(Vasco da Gama)繞好望角，翌年發現到印度的航路。這一發現，給葡萄牙政府以極大的刺激。他後一乘利用新開的航路，派兵前往印度。一五一五年，葡在臥亞設總督府，為發展遠東勢力的根據地。葡國教皇亞歷山大世，信賴葡葡牙的遠東政策，將東半球傳教權委託他。葡葡人運用這一特權，以為以武力壓服印度人，不如先用基督教教義征服他們的靈魂。在這前提下，葡葡牙政府請羅馬教會派遺教士前往印度。

當羅馬教皇藉葡葡牙的力量，向東方發展精神世界的力量時，歐羅巴正捲入「宗教改革」的狂潮中。那時，基督教分為加特力派與新教派，互相抗爭。無庸說，這一抗爭，可以削弱羅馬教皇的威望。

為恢復教會的勢力，加特力教(即天主教)內部，也發生改革的運動。他的領導者，是西班牙人羅耀拉(Ignatius Loyola 1493—1553)。他為着修正教規，於一五三四年組織耶穌會。這一新的教團，由於有利加特力教的威權，到一五四〇年後到羅馬教皇保羅三世(Paul III 1523—49)的批准。這個新教團的目的，主要的，是赴遠方傳道，和訓練青年。他採用軍隊的組織，團長稱為「大將」(General)他具有指揮團員的大權，至於入團的人，對教皇要無條件地服從，羅耀拉創立這一教團的本意，不僅對抗新教，且防止教會內部的再分化。

耶穌會對團員的訓練，極為嚴格。除神學的及哲學的教育之外，每個團員，還須領全力研究所謂「七藝」(文法，修辭學，論理學，算術，幾何學，天文及音樂。)為着有這一教養，耶穌會的教士，既是神學家，又是卓著的社會學家，或者自然科學家。

耶穌會的傳道區域，遍於全世界。依當時歐羅巴人的眼光，美洲大陸，印度，中國及日本，全是未知的世界。生活於那一世界中的人，從未知「聖經」為何物，因之未受基督教義的啓迪。志在地上建立天國的耶穌會團員，就把那一世界作為傳播福音的對象。

耶穌會成立不久，葡萄牙政府請他派遺宣教師到印度去。經過該會首腦者與教皇的協議後，他接受葡萄牙政府的要求，並把向遠東佈道，視為無上的光榮。他們選派熱心，幹練的團員，由里斯本出發，乘葡葡牙人船前往印度。後來，為達到拯救異教徒靈魂的目的。就在臥亞(Oa)設置主教區。

白晉 林 植 譯

利瑪竇氏於一六〇一年八月萬曆三十九年，至北京，朝見明神宗，獻天主圖像，聖母圖像，十字架和鐘。神宗對他的獻物中，最感興趣的是鐘。至於宗教，中國既有儒，道，佛，自然不大歡迎基督教。神宗在當時頗有意利馬竇的逗留，對天文學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以農立國的中國，由於每歲飢饉，時常發生農民暴動，對天文歷數的知識，極為需要。耶穌會的教士，既有科學的造詣，在那情況下，容易得到神宗許諾的佈道權。皇帝不僅許他在京城小屋內宣傳基督的教義，還賜他若干的內帑。

利瑪竇傳道的成績並不壞。他利用科學的知識，與京中的達官貴人交際，並努力研究中國的書籍。到能夠熟讀四書五經時，引據中國經典說明基督教義的妙處，自然地吸引中國知識界的注意。中間最著名人物，是中國天主教史中佔一特殊地位的徐光啓與李之藻。這兩個人，後來成為當時著名的天主教徒。

門各地傳道。中間最為傑出，並得日本人信仰的，就是一五五一年病死上川島的沙勿略。繼沙勿略的人，為在中國文化史上重要地位的利瑪竇(Matteo Ricci)。

利瑪竇氏於一六〇一年八月萬曆三十九年，至北京，朝見明神宗，獻天主圖像，聖母圖像，十字架和鐘。神宗對他的獻物中，最感興趣的是鐘。至於宗教，中國既有儒，道，佛，自然不大歡迎基督教。神宗在當時頗有意利馬竇的逗留，對天文學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以農立國的中國，由於每歲飢饉，時常發生農民暴動，對天文歷數的知識，極為需要。耶穌會的教士，既有科學的造詣，在那情況下，容易得到神宗許諾的佈道權。皇帝不僅許他在京城小屋內宣傳基督的教義，還賜他若干的內帑。

(上接第四頁)義的新台灣，中正夫婦離台數日，備承歡迎，並希代遞謝意。

主席這段話，當然有許多溢美，不過平心而論，台灣當局的行政效率，是相當高的，其復舊工作，也是做得相當有精神的。台灣不失為一個有希望向上的地方。台胞們對於現局表示不滿，但這也正是台胞們對內地同胞地方。這樣好的根基，只要大家通力合作，台灣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由此，我們益感覺領袖的英明。未去台灣前，由於報紙上的攻訐，我們常常懷疑，主席是否知道我們所了解的，主席早先我們而了解了。由於主席的英明，台灣當局，才能於風雨飄搖下展開工作。才有今天這一番表現。才不致因愛護過度而被打倒。主席慈視之餘，略有溢美，以示鼓勵，這是主席的博大仁厚。我們厚愛台灣當局，我們願以策和舌助他們分析剖白。願台灣當局加倍努力，無負領袖厚意。

### 九龍前警踴躍小販

本月二十六日，九龍前警，踴躍我手無寸鐵之花生小販，九龍同胞千本舉行示威，抗議警察暴行，全九龍警察出動應付空前情況，警察會向天開槍驅散示威羣衆，後者則僅以石反擊警察，一部份華人受傷，警察方面有無死傷，尚未得知。復據香港二十六日合衆電本日此間警察與華人發生槍擊戰，歷七小時之久，據初步報告，有七人受傷，二十人被捕，入晚英憲兵警察及英空軍憲兵携步槍及衝鋒槍沿街巡邏，秩序已恢復。

隔昨又據中央社香港二十八日電今日午後此間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新聞紙類  
江蘇郵政管理局執照總字第三號

此政府顯爲避免繼續發生事故起見，特於被當地印度警察毆死之我國花生小販的屍體，運往墓地時，斷絕一英里長之九龍通衢之交通，歷二小時。官方聲明謂：小販係因脾臟腫大致死，並謂官方未獲若何證據，表示二十六日之騷動，係受政治上之唆使。據悉：我駐此間之外交部代表，已與港府輔政局有所洽談，俾獲得該事件之官方報告。

香港隔岸的區域，照條約，香港無權過問，但一般港政府官吏，亦即所謂死硬派，焉能不垂涎三尺。他們局促在這個小天地中，真不知天有幾高，地有幾厚，以爲港政府就是太上皇，自己就是皇帝，高等華人不過比太監近侍，小販們，虫蟻而已，打死幾個，有什麼了不起。因此，對於我們反應的強烈，他們毋寧會感到深深的詫異的。

對這些我們不必動感情。人家瞧不起我們，還不是因爲我們有被人瞧不起的理由。努力向上，專心一志謀國家民族的福利，是我們對這件最好的答復。

### 周中信箱

### 怎樣寫得活潑

文伯先生：

我是中央周刊讀者，先生所著的書，我是十分愛讀的，先生的博學明辨，使我十分敬佩。可是我自十歲到今年二十歲心中的一個問題還沒有解決。我想先生很忙，但求先生能在百忙中抽閒指教：

我寫的文章，總是板滯，不活潑；贅癆和生硬。文章要怎樣做法，才不板滯而顯得活潑，不贅癆和生硬呢？敬祝

道安

讀者張國彩敬上

寫文章是一件嚴肅的工作，必須刻苦和認真。應該長時間的多讀，多寫，不斷的用功。

文伯

要擴大我們的視野，多方面去觀察和接觸社會現實，加深我們的認識。要運用我們的思索，多方面去研究一切理論和現實的問題，加深我們的理解。文章不過是表達我們思想意識的工具，文章的好壞，首重內容思想，意識，見解的是否正確；然後看它的文字技巧，行文方法是否圓潤熟練。這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必須長期的刻苦用功，努力學習。

希望你從文章的內容和文字技巧兩方面去加強學習，並常來信討論。